



生活笔记

喜鹊筑巢

文/石燕然

非常记忆

诱妈上钩

文/赵霞

昨日看朋友推荐的书《那些年》，看着看着思绪万千，忽然又想起过往，所有的疼惜与美好冲进脑海……

那年，我虽然鼓足勇气，决定带刘勇回家看我妈，路上心中还是像十五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。也不知这关乎我俩命运的第一次会见，能否成功？

我妈曾给我定过“硬指标”：“身高没有一米七五，别想当我的女婿！”而刘勇呢，人品、才华样样都出众，就是他那一米六五的个头恐怕很难过我妈那道关。进家后，妈一见到他，果然就睁大了两只眼睛惊讶了十几秒，继而又盯着高高的天花板，看也不看我们一眼。我虽然心里很难过，但依然强装笑脸，轻声地说：“妈，这是我的朋友刘勇。我们来看您。”说罢，我扯了扯刘勇的衣角，他忙递上礼品，躬身说：“伯母，您好！听说您爱吃荔枝，我特意托人到产地带了一些，请您尝个鲜。”妈把脸转向一边，板着面孔说：“我又没患绝症，用得着你们又是送水果又是看望？我爱吃荔枝，难道自己不会去买？你们走吧！我这个人脾气不太好，别再找没趣！”

刘勇的脸“唰”地一下变得煞白，他眉头一皱，放下荔枝，转身就迈出了房门。我紧跟着追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刘勇，刘勇！”可是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回到屋里，我流着泪埋怨道：“妈，您那些话也太伤人家的心了！”

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开导我说：“赵霞，你太让妈失望了，你身高一米七，他那么矮，你怎么能和他谈朋友？”

“妈，您根本就不了解他，其实，他聪明能干，又有才华。”

“你什么也别说，说一千道一万，妈还不是为你好？小霞，听妈的话，高大威武的男子汉多的是，我这花儿一样的女儿为什么偏要委屈自己呢？”

我知道妈的脾气，和她硬碰没用。我爸去世早，妈把我当作心头肉，事事要经她同意才成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我得另想办法。

第二天，我见到刘勇。两人对坐，一言不发。他使劲揪了一根小草，放在嘴里咬着，眉头皱成了一个“川”字。“我们得想办法说服我妈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我妈也不例外。”我附在他耳边，轻轻说出我的锦囊妙计。

“这计划能行吗？”我信心百倍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！”他转忧为喜：“我等着你的好消息！”“好！”我们快活地击掌。

我妈是老教师，退休后，白天除了外出打打门球，在家里就爱看看书报。凡是我从单位带回家的各种报刊，她都要认认真真地看一遍。

那天，我带回一大摞的报刊，随手放在桌边，吃饭前后，我随便翻翻。妈见了，戴上老花镜，也坐下看。见她看得津津有味，我的心里美滋滋的。待妈看完了一摞，我又换回一摞。一连几个月，我从不间断。

妈看报刊极为认真，有时还自个儿笑起来。我趁机问她笑啥？于是，她马上津津有味地给我讲述逗她发笑的文章和故事。有时，讲完了原文，还要加上她“编者按”式的评论。我呢，其实早就看过那些文章，却故意装着听得入神，不时插问几句，这使妈讲得更加绘声绘色。我表面上洗耳恭听，心中却得意极了：不怕您聪明过人，您总算慢慢靠近“鱼饵”了。

一天，妈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感慨地说：“小霞，你留意了没有，有个笔名叫‘衣名’的作者特别能写，你带回来的这些报刊，几乎都有他的文章，长的上万字，短的几百字，无论长短，都写得精彩幽默，而且有新意。”

好！妈开始“上钩”了。我故意装着不屑一顾：“您是说那个叫‘衣名’的人？有什么了不起，不就是玩玩文字游戏吗？”

“你可别小看这文字游戏，妈是学中文的，深知其中艰辛，说说自然容易，若要写出锦绣文章，必须坐十年冷板凳，非下苦功夫不可，不是一年半载练得出来的。这个‘衣名’文字功底扎实，绝非等闲之辈！”

“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又怎么样？文人再能写，不也挣不了多少钱？”

“话不能那么说，能写出好文章的人，在现实生活中当为人中吕布马中赤兔。我要是能有这么个能写的女婿，那可是三生有幸哟！”

“您想让‘衣名’做女婿？”

“我哪有那么好的命？也许他已有了妻儿。”

“我认得他，他是本市人，尚未婚娶。不过，这人其貌一般个头平平。”

“傻妞！你要是有本事找他做

我的女婿，个头不达标咱也认了。”

哈哈，诱妈上钩，成功！

----- 风铃版投稿邮箱 -----

lybdx1862@163.com

清晨，窗外柳树上又传来叽叽喳喳的鸟鸣。拉开窗帘第一眼，看一下新邻居在干什么。一对喜鹊，围着柳树上下翻飞，估计那个新家就是它们安的了。但是定睛一看，它们并没有在那个鸟巢中进出，而是在上面更高的枝权上又搭了一个新窝，相当于二层楼。施工显然刚开始不久，才有七八根枝条摆在那里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又建新窝？难道那个鸟巢不是它们建的？这勾起了我的兴趣。

清明三天假期，一有空我就向窗外瞭望。这真是一对勤奋的喜鹊，从早到晚一直不知疲倦地劳作。它们一趟又一趟从外面衔来枝条，再一根一根安插到自己的草窝上。枝条有大有小，有粗有细。我惊讶地发现，它们不是见什么取什么，而是需要什么选什么。

有一次，喜鹊叼来一根一尺多长的枝条，一端还发着杈，像英文字母Y的造型。这件比它身体还长的物料，在运输上遇到了麻烦。尖尖的鸟嘴只能横衔着枝条，需要有较大的空间才能通行。但密密麻麻下垂的柳枝，阻碍了这件大料的搬运。任凭它拼命地扇动翅膀，就是无法接近施工现场。工地上的另一只喜鹊也很着急，一连声地叫个不停，好像鼓劲加油，也好像在出主意。Y形枝杈几次掉在地上，喜鹊总是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毫不犹豫地把它捡起来，再锲而不舍地开展新一轮努力。看来这件物料是绝不能放弃的，非要不可！

当喜鹊又一次捡起掉在地上的物料之后，它没有再向树冠中冲刺，而是落到了柳树旁边的路灯罩上，摇头晃脑观察起来。另一只喜鹊也飞到了高高的树尖上，大声喊叫着什么。终于，喜鹊携带物料再次起飞，不过没有冲击树冠，对，它改变了方向，飞到了树冠顶端，从上面一点点降落，比较容易地把物料放到了工地上，真聪明！我不由地赞叹。

大件运到工地，两只喜鹊一起行动，将Y形大料左右安插，好一番忙活，我想，这件大料肯定是维系鸟巢安稳的重要构件，要么是托举重量的“底板”，要么是勾连整体的“龙骨”，要么是把鸟巢固定在树枝上的“边框”。树冠在呼啸的大风中剧烈摆动，而鸟巢竟然像长在树上一样纹丝不动，应该是这些大物料起了作用。

大件安装之后，施工进度明显加快。鸟巢越来越大了，渐渐成了漏斗形。这时他们开始给它加盖，慢慢收拢，最后定型为一个橄榄型。我无法看到上面，但猜测上面应该有一个圆圆的洞口。此后喜鹊衔来的多是小件，应该是内装修阶段了。我估摸着，快则三天，顶多一周，喜鹊的新家就应该竣工了。

接下来呢，它们肯定会在此孵蛋养雏，更热闹的日子在后头呢！没有关系，我喜欢这家勤劳的邻居。